



黑色金融系列

造市者

迈克尔·里德帕斯 著

Michael Ridpath

袁霞 译

黑色金融系列

The Marketmaker

造市者

迈克尔·里德帕斯 著
Michael Ridpath

袁霞译

人民文学出版社

Michael Ridpath

The Marketmaker

Copyright©Michael Ridpath, 1998

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People's Literature Publishing House 2010

All rights reserved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造市者/(英)里德帕斯著;袁霞译.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2010
(黑色金融系列)

ISBN 978-7-02-008205-6

I. ①造… II. ①里… ②袁… III. ①长篇小说-英国-现代
IV. ①I561.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143283 号

责任编辑:杨晓明 装帧设计:黄云香
责任校对:刘光然 责任印制:王景林

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 出 版

<http://www.rw-cn.com>

北京市朝内大街 166 号 邮编:100705

北京市松源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字数 293 千字 开本 880×1230 毫米 1/32 印张 12.125 插页 2

2010 年 12 月北京第 1 版 2010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10000

ISBN 978-7-02-008205-6 定价 28.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图书销售中心调换。电话:01065233595

前 言

繁忙紧张的证券交易，惊心动魄的债市大战，形形色色的商界巨头，野心勃勃的操盘高手。正因为有了这些，才会使你一翻开此书，就沉醉在那不见硝烟的战场上，为胜者叫好，为败者感叹，更为作者丰富的知识、真实的笔触以及他所编排的跌宕起伏的情节所折服。的确，里德帕斯将知识、智慧、悬念、爱情融入他的作品之中，其引人入胜，也是不言而喻的了。

里德帕斯 1961 年生于英国德文郡，曾在牛津大学攻读历史，毕业后加入了总部设在伦敦的沙特国际银行。起初他是一名信用分析师，但接着成为债券交易员，管理着大宗的欧洲债券投资组合。显然这段经历对他日后的写作特别是干部小说大有裨益。1991 年他辞去了债券交易的工作，进了一家风险投资公司。

他的第一部小说《交易场》(*Free to Trade*)是他挤出晚上和周末的时间写出来的，共花了四年时间，不过一经推出，立即受到好评，吸引了大量读者。于是他结束了金融职业，专业写书。他虽然是个流行小说家，但创作态度十分严谨。他的每部书都至少要三易其稿，甚至重写四遍，到最后定稿时往往原稿的内容只留下了百分之四五十。

里德帕斯出道时间不长，然而三年里已有三本小说成为热门的畅销书，《造市者》便是他最新的一部力作。《泰晤士报》评价说：“随着他第三部书的问世，里德帕斯已用他那充满智慧、风驰

电掣般的金融惊险小说垄断了市场。”“智慧”、“风驰电掣”体现在悬念、伏笔的设置和情节的推进速度上。悬念是流行小说赖以吸引读者的关键,而里德帕斯将读者的胃口吊到了最后一页。从主人公尼克加入德克尔公司开始,读者便开始跟随他思考起来:尼克前任死得不明不白,他自己在巴西险遭暗算,这其中是否有关联呢?接着,伊莎贝尔被绑架,绑架者将释放条件和德克尔公司的收购紧紧联系起来。敌人的身形就影影绰绰地藏在这一系列事件的后面,然而其真实的嘴脸依然扑朔迷离。种种迹象表明,里卡多兄弟是绑架案的主谋——他们对妨碍自己的人毫不留情,“顺我者昌,逆我者亡”。可尼克和读者又隐隐感到这未免又太简单。到最后,随着里卡多与尼克和伊莎贝尔的一席谈话,读者的思路豁然开朗,而就在意犹未尽之时,小说也到了尾声。“谁是坏蛋”这最大的悬念终见分晓,另外,伊莎贝尔在失踪期间到底下落如何,谁将入主德克尔,尼克和伊莎贝尔的关系有无结果,这些都是读者所关心的问题,他们为了寻求这些答案,不仅急切地想读下去,还得进行推理和思索,于是在不知不觉中,被动、消极的旁观者成了主动、积极的参与者。这里也体现出用第一人称来叙述的优点:容易在“我”和读者间产生亲和力,读者仿佛就变成了尼克。

里德帕斯小说的金融主题具有独特的吸引力。对金融内行的人一看便感到亲切,容易引起共鸣,因为小说里发生的事情就在他们日常生活中间,只是更加紧张刺激,特别是阿根廷贴现债券之战一节尤为扣人心弦,而外行的读者,尤其是众多普通的证券投资者更是有机会目睹了金融界内部的活动,证券市场对他们而言已被揭去了神秘的面纱,其中的种种奥妙、魅力以及丑恶在他们的视野中都清晰起来,于是在读书的乐趣中增长了见识,金融圈内的世态炎凉也为中小投资者上了一堂风险教育课。当然,一部小说能够产生这些效果,得有个重要的前提,那就是作者本人必须是深谙此

道的,而里德帕斯无疑便有这样得天独厚的条件。多年在伦敦城跌打滚爬的经验,为他的创作积累了丰厚而详实的创作素材。读一读他自己关于写作《造市者》的一段话,不仅能对故事的背景有了大致的了解,而且从中便也可知此书对金融圈的描写有着多么高的可信度:“当我在伦敦金融区工作时,我总是想从事新兴市场的交易,那是指买卖发展中国家如墨西哥、巴西或俄国的债券。可公司里的人不让我这么做,因为这类市场风险太大。但这并不能阻止我去写它们,所以在我为第三部小说寻找主题时,新兴市场成为很自然的选择。它们没有让我失望。的确,那儿危机四伏,然而对聪明人或幸运儿来说那儿就意味着丰厚的利润。它们还充满了乐趣,其透明度不像大多数国际市场那样高,因而其中的人物性格多姿多彩,事件层出不穷。我的调查研究工作十分有趣。我决定把重点放在巴西。我对这个国家知之甚少,但总是为其魅力所吸引。这是个充满矛盾的复杂的国度,她有着个性快乐而放松的人民,同时却也有凶残下流之辈。巴西的金融体系像一件洋洋得意的摆设,但我所接触的巴西投资银行家却都是些出类拔萃的精英。另外,我在调查中还的确花了些时间躺在里约的沙滩上,观察来来往往的女人。本书的主人公尼克是个知识分子。我创作这个人物,是受到了我在金融界之外的朋友的启发,他们在感叹同龄人在金融界内大赚其钱时,不禁发问自己是否也有这个能耐。也许他们真的行呢。但问题不在于他们的聪明才智,而在于他们能不能适应商界的残酷、好斗,以及贪婪。”

可见,小说中几乎所有的重要人物在生活中都是有原型的,这不仅保证了故事的真实性,也为作者成功地刻画人物打下了基础。几个重要的角色:尼克、伊莎贝尔、里卡多、杰米的人物形象都独具特色。主人公尼克正是里德帕斯所说的“金融界之外”的朋友。他为生活所迫不得不走出象牙塔,在债市中显示着自己的傻气、稚

气与灵气，他用知识分子特有的执著认真的态度对待事业和爱情，最后以自己的聪明和正直揭穿了阴谋后毅然淡出。他的可贵之处在于他能时时保持清醒，在物欲横流的世界中不断地反省自己：“要是良心不能容忍，那就应该改变自己的良心。要么离开。”然后他作出了理性而超然的抉择。而从伊莎贝尔身上我们看到了现代女性自强不息的光辉，她既是新兴市场中涌现出的弄潮儿之一，又是自我意识觉醒的妇女的代表。德克尔公司的实际舵手里卡多是描写得最栩栩如生的人物，他是个充满矛盾的人，既温情又冷酷，既诚实又狡猾，既仗义又弃义，在事业上他强悍无比，在生活中却无可奈何。他对金融业就像对人生一样有着深刻的思考，且看他在飞机上对尼克说的话，这是他为了击败竞争对手不惜亲手毁了造福巴西贫苦人民的“法弗拉”计划后的一段表白：

“‘假如法弗拉·贝罗计划的确和我们所认为的一样好，它总有一天能筹措到资金。记住，在世界上所有其他银行都对拉丁美洲不理不睬时，是德克尔为它带去了国际资本。我们替这一地区筹划了两百多亿美元的资金。你知道这些国家多么急需钱。他们现在对这笔钱利用得很恰当，用来创造工作机会以及改进基础结构。’

.....

（里卡多放下杯子，转向我。）‘哎，我知道你对所看到的事情感到难以接受。我知道你正在怀疑我们工作的整个前提。我很佩服。这是真心话。我宁愿要些一开始就能对原则问题提出质疑的人，而不是那些人云亦云、随波逐流之辈。你可以仔细想想，但是千万别自称不需采用强硬政策就能在金融领域内安心工作并得到回报。’

（他的蓝眼睛紧盯着我。它们是真诚的。我知道他相信自己所说的话。而且，那双眼睛很诱人，很有说服力，几乎能

催眠。跟我合作吧，它们说。)”

他的确是一位“宁可我负天下人，不可天下人负我”的奸雄。然而不管怎样，他最终并没有丢掉大玩家的风范。他再怎么自私、不择手段，但基本上还算是诚实待人的，特别是在法律面前，他从不越雷池一步。杰米则是一个才华横溢，极为好强的债券交易员，他的性格造就了他，也把他卷进了阴谋的中心，到底真相如何，我不妨在此卖个关子，让读者自己去品味悬念的乐趣吧。

总之，这几个人的经历揭示出一个真理：现代商业和金融业也呼唤道德，一味地靠弱肉强食就能发家致富的时代已一去不复返了。我觉得里德帕斯是个出色的寓言家，他把金融界比作喧嚣的尘俗，在这个圈子里，执迷不悟者有之，出污泥而不染者有之，所谓“大隐隐于市”，什么时候该激流勇退，远离尘嚣，是每一个在每一天为了名利而搏斗的人应该认真反省的问题。正如里德帕斯所说：“我这本书里的四个人物为了各自不同的原因都想呆在金融城里。他们面临着一个共同的问题，‘他们将会走多远？’正是他们对这个问题有不同答案才把情节推进向前。”如果读者在陶醉之余也能问问自己，那么此书也就大大超越娱乐的价值了。

袁 霞

那男人坐在对面，透过吐出的烟冷静地观察我，此人掌握着一个大洲的金融的未来。更重要的是，他掌握着我的未来。

“谢谢你来找我们，尼克，”他说，“杰米常跟我谈起你。说了你不少好话。”他声音低沉，吐字清晰，英国公学口音里夹了点南美腔。

“他也给我讲了不少你的事。”

实际上，杰米上星期向我详细介绍了里卡多·罗斯的情况。他父亲是英裔阿根廷人，母亲祖籍委内瑞拉，他本人曾在英国一所私立学校受过教育。他十年前加盟德克尔·沃德公司，使它由伦敦一家死气沉沉的三流证券经纪商一跃成为拉丁美洲证券市场的领头羊。里卡多主管的“新兴市场”工作班子里精英荟萃，现已成为伦敦和纽约的交易商及推销商所眼红的目标，杰米相信里卡多很快会成为世界金融业最了不起的风云人物之一。

而他此刻就在这儿，正对我进行面试。

他的穿戴很讲究，身穿绣有自己姓名首字母的条纹衬衫，袖口上缀着精致的金链扣，浓密的黑发梳理得一丝不苟。他不拘礼节地一点头，那法国丝织领结就垂到最上面一颗解开的扣子下方四分之一英寸处，他的衬衫袖子卷起来，正好露出一块薄如纸片的瑞士表。

“来杯咖啡吗？”他问。

“谢谢。”

我们正在交易厅角落里一间用玻璃围起来的小巧精致的会议室内。他伸手拿起我俩之间的小圆桌上的电话，按了一下，“是阿尔贝托吗？请送两杯咖啡。”

不到一分钟，一位穿黑西装、打领带、整洁干净的小老头送来了两小杯咖啡。

“住在伦敦我最想念的就是咖啡，”里卡多说，“本地的咖啡有所改进，但还远远不够。尝尝这种，哥伦比亚产的。我向你保证，伦敦再不会有比这更好的了。”他的背向后靠去，跷起二郎腿，露出做工考究的裤子。微笑在他瘦削英俊的脸上若隐若现。我发现他的左手指每隔几分钟就动起来，熟练地摆弄一下结婚戒指。

咖啡香醇可口，和我平时喝的“雀巢速溶”全然不同。

里卡多啜了一口，回味片刻，又小心翼翼地将杯子放到茶托上。“到目前为止你见过多少人？”他问。

“你是第七个。”

里卡多笑了，“好一个漫长的早晨。那么，你现在对德克尔·沃德了解得够清楚了吧？”

“我已经听到了好多。可这是你的公司，得由你来告诉我。”

他朝身后的交易厅点点头说：“嗯，我只不过管理着这儿的‘新兴市场’工作班子，公司其余的部门在伦敦城^①里，有一百五十年历史了。我把它留给董事长克顿勋爵照管。我们喜欢保持一定的距离。”

他们确实如此。我们正坐在高出加那利码头四十多层的楼里，而码头距离伦敦市区东部还有三英里。

“可你的组织为德克尔·沃德创下了百分之九十的利润？”

① 伦敦城，英国首都伦敦的市中心，为全国商业、金融等的中心。

“是百分之九十五。”里卡多笑道。

“有什么诀窍吗？”

“我们这一行当里是最优秀的，”他回答，“绝对遥遥领先。我们统治着拉丁美洲债务市场。我们为拉丁美洲借债人主管的债券业务比在我们之下的三个竞争对手合起来的还多。我们做起生意来比这一行里随便哪个都强。我们什么人都认识。如果你想借钱，就得跟我们谈。如果你想投资，还得跟我们谈。这市场是我们创造的。它属于我们，而且利润惊人。”

“我能想象得出。可你们是怎么走到这一步的？”

“我们总比这个市场的其他人领先一步。我们往往在别人还没意识到之前就已捕捉到机遇。十年前安德鲁·克顿邀我加盟时，我认为他只不过想使公司多一个小小的赚钱副业。我能肯定他没预见到我们会把生意做这么大。八十年代，世界上都以为拉丁美洲成不了气候了，我们却在劝人们重新投资。他们大多是把钱投到海外的拉美人。我们和瑞士一家私立银行沙尔梅合作。它有好多客户非常希望再次把钱投到拉丁美洲地区。”

他停顿片刻，吸了口烟，又瞟了我一眼，看我是不是在听。我在听。

“接着那些七十年代给这一地区贷款几十个亿的大银行开始以很低的价格抛售贷款项目。我们作为中间人给了它们很大的支持。九十年代初，许多这种贷款转换成债券，称为‘布雷迪债券’^①。我们利用它们做交易，把它们从商业银行转到新投资者手中。最近几年拉丁美洲投资市场的人气重新旺盛起来。所以我们一直在为所有的人管理债券发行，从巴西玻璃生产商到阿根廷共

① 布雷迪债券，以美国财政部部长尼古拉斯·布雷迪(Nicholas Brady)的名字命名的一种债券，由美国政府发行，是一项供第三世界国家使用的债务工具。

和国无一例外。”

“你们没遇到过竞争吗？”

里卡多笑了，“当然遇到过。几乎没有人不卷入到这一行中的。可我们捷足先登了，我们争取到了所有的合同，还有最好的员工。假如有什么公司想替拉丁美洲借债人发行债券，它们明白得让我们入伙，这是规矩。”

“假如它们破产了呢？”

“这样的话发行就失败了。没有我们的支持什么都干不成。”

“处在这种地位可真不赖。”我说。

里卡多点点头，“可我们得时刻保持警觉。正因为如此，我总想确保拥有这个市场中的一流人才。没有他们，我们什么都不是。”

我从小会议室的窗户朝后面的交易厅看去，只见里面堆满了桌子和各类设备，男男女女们有交谈的，有拨号的，有看屏幕的，还有来回打转的。沉闷的嗡嗡声透过玻璃墙传进来。我不知道这些人在干什么，他们在和谁说话，他们在说什么。数字在不计其数的电脑屏幕上闪烁。它们是什么意思？

在这些神秘的活动之外，可以看到一片碧蓝的晴空，还有伦敦码头住宅区上方的开阔空间。

里卡多循着我的目光，“他们年轻、聪明、勤奋，背景各不相同，有阿根廷贵族，也有从罗姆福德中学毕业的学生。我们人不多，但都是出类拔萃的。不干活的人在这里没有容身之地。我们没有哪个不是尽心尽职的。”

我点点头。里卡多不说话，等我接着发问。我其实很想问：“真见鬼，那我在这里干什么？”但我还是问了个稍微聪明点的问题，“拉丁美洲以外的新兴市场又怎么样呢？”

“问得好。我们在亚洲没多少施展拳脚的余地。到那里去抢

摊的银行多如牛毛，债市也很没意思。东欧要刺激一点，但它也正变得越来越规范。你知道斯洛文尼亚属于 A 级市场了吗？几乎和意大利一样棒。”

我摇摇头。

“可俄罗斯就不同了。那才是一块真正的肥肉。在许多方面它同南美国家相似，获利潜力也差不多大。也许更大。”

“所以你想录用我？”

“正是。我需要会俄语，懂经济，还很聪明的人。我能用我们这儿做事的方式来训练他。他得有很强的求知欲，还要对我们的组织忠心耿耿。最近我们的东欧工作班子弄出了一些麻烦。我不知道杰米有没有告诉你？”

“他们不辞而别了，是吧？听说去投奔布卢姆菲尔德·韦斯了？”

“是的，”里卡多说，他的声音很镇定，手指却不断地拨弄结婚戒指，使它没有一刻定在同一处，“我在那件事上出了差错。我把他们当做雇来的枪手，他们离开我去投靠出价更高的主子了。我当时很信任他们，让他们独自创立自己的事业。以后我打算靠自己人，靠那些对我忠心耿耿的人。”

“我信任外面那些人。我们都是一个战壕里的，一起干活，一起赚钱。赚大把大把的钱。瞧那边，那个长着东方面孔的家伙，看到了吗？”

我顺着里卡多的目光看过去，只见一个四十岁左右的矮胖男子正笑着听电话，“看到了。我刚见过他。他叫佩德罗什么来着，是吧？”

“对。佩德罗·哈托里。日裔巴西人。我的首席交易人。去年他的总收入达到八位数。”

我想了一会，在脑子里盘算这笔钱到底有多少。八位数！老

天！那就是一千多万英镑。或是美元，或是其他。我简直没法想象有人居然能挣这么多钱。

我肯定露出了惊愕的表情。里卡多笑了，“你的收入是多少？”

我说：“每年一万四千七百五十英镑，再加伦敦津贴。”

“嗯，我们如果录用你的话，就会每年付你三万英镑，而且立即兑现。要是你能赢利，还会拿到奖金。至于拿多少全在你自己。怎么样？”

“呃……不错。”

“好。现在谈谈你吧。你为什么想加入我们？”

我开始夸夸其谈，“我一向对金融市场很入迷——”

他抬手打断我的话，“停一下，尼克。过去六年你一直在学俄语。你要是真觉得金融市场有意思，就会到银行工作，对不对？那我们就不会有这次谈话了。”

他的蓝眼睛盯着我，耐心地等我说实话。我记起了杰米对我说的话，“不管你做什么，千万别对里卡多吹牛。他只想知道你是谁，要什么。然后他会自己作决定。”

好吧，毕竟是杰米替我争取到这次面试的，那我就照他说的去做。

我说：“离开牛津时，我最不想做的事就是去银行工作。西装、移动电话、不合理的薪水、贪得无厌，这些统统令我讨厌。”

里卡多抬抬眉毛，“是什么改变了你？”

“我需要钱。”

“为什么？”

“不是每个人都需要钱吗？”

“有些人更需要。”

我顿了顿。得告诉这个人多少？接着我记起了杰米的忠告。

我说：“我比大多数人都需要钱，我通过抵押贷了一大笔钱，没法还，我的临时工作到这学期末就结束了。”

“什么时候？”

“星期五。”

“嗯，我知道了。你不能再找个工作吗？”

“很难。俄语教师的职位越来越少，像我这样的人又很多，而且大多数都比我能干。我没办法。”

里卡多点点头，“所以你饥不择食了。我喜欢那样。你饥不择食到了什么程度呢？”

“什么意思？”

“我是说，你要是有一份好工作，一份高收入，就能支付那笔贷款了，你会高兴吗？”

我说：“不会，要真干这行的话，我就要挣一大笔钱。”

里卡多抬抬眉毛，“有钱之后你打算干什么？”

“辞职。读书。”

里卡多的眉毛又抬了起来，“你目前干的不就是这个吗？”

我叹口气，“不。我目前只不过是在粗制滥造研究论文，教书，备课，还有搞行政。一大堆行政事务。我挣的钱还不够付房租。我已经山穷水尽了。而这给了我一条出路。”

里卡多认真地听着，全部注意力都集中在我身上，使我觉得自己仿佛是世界上最重要的人。我受宠若惊，不能自己。

他说：“我知道了，可你怎么就知道自己能行？我是说，你在学术上非常出色：牛津大学政治经济学第一名；发展经济学硕士；又有俄罗斯研究院系主任的一封热情洋溢的推荐信。但是我们怎么知道你能把这些用到现实世界中去呢？”

“我肯定能做到，”我说。我想了片刻，考虑该怎么表达，有些事我自己都不愿承认，更不用说向别人提起了。可我知道要想得

到这份工作,就得让里卡多了解我,“我喜欢俄罗斯文学。我喜欢读书、教书。但是自打我的同龄人离开大学,我就发现他们一个个都在伦敦城里发了财。他们并不比我聪明,也不见得天生就具有我所没有的做生意的本事。我认为我只不过想证明自己也能行。我勤奋,学得又快。我会搞懂怎么做的。”

“你是工作狂吗?”他问。

我笑了,“我喜欢吃喝玩乐。”

里卡多松口气,也朝我笑了笑,“嗯,杰米说你是他碰到的最聪明的人。我相信杰米的判断力。”他看我有没有反应。没有。我本能地想提出异议,可又理智地闭紧了嘴巴。杰米真不赖,我想。他老爱夸张,不过这次倒让我很高兴。

“还有一件事我感到很奇怪,”里卡多继续说,“进了这个圈子后你怎么处理道德观问题呢?不知怎的我总这样想,在你研究发展经济学时,他们并没有教你国际资本主义是第三世界的救星,是吧?”

“是的,”我说,“事实上,公正地说,那时我确实抱有社会主义的经济观点。可我后来在俄罗斯住了两年,亲眼见到苏联体制的瓦解。我看到了国家计划是怎样把经济搞得一团糟的。”

“所以你相信自由市场经济?”

我摇摇头,“不,恐怕我哪种经济体制都不信。这世上的苦难太多。我读过很多俄罗斯小说,不相信我们能有多少解决办法。苦难一直就存在,还会继续存在下去。”

“我想你错了,”里卡多说。他身体前倾,紧紧地盯住我,“就拿南美洲来说,八十年代是一个贫穷而无望的年代。整个大陆经济倒退了一大步。为什么?因为它迫切需要国际资本。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是七十年代愚蠢的银行家把巨额资金借给了腐败的政治家。我承认那时是不行。可现在形势好多了。多亏了我们,还有其他一些人,外国资本再次涌入这一地区。这次钱花在了刀刃

上：工厂、道路、教育。几百万人的生活将因此而发生重大变化。我为自己一直是其中的一分子感到骄傲。”

“但愿如此，”我说，声音里夹着无法排除的疑惑。

“看得出你还是不信。”里卡多往后一靠，笑了，“不管怎样，在生意中来点现实主义不算坏事。”他停顿片刻，吸口烟，眼睛一刻也不离我。它们是深蓝色的，同他浓密的黑发和深褐色的肌肤呈鲜明的对比。它们显示出力量和洞察一切的智慧，却不让人感受到威胁，反而使人觉得愉快。“过来，”它们说，“和我在一起你是安全的。”虽然我同里卡多见面才一刻钟，但我觉得已被他吸引住了。我明白了为什么杰米对他评价那么高。

我就坐在那儿，让他评价我，等他决定。

我等的时光不长。“好，”他说，“你在这坐会儿。我想跟组员们说几句话。”

他把我留在会议室，回到自己的办公桌边。我注意到他召集了今天早些时候和我见过面的人。里面有佩德罗·哈托里，接着我认出了那个高个子阿根廷贵族，那个美国女人，她是研究部主任，那个伦敦东区交易商，一位墨西哥推销商，一位法国人，我已经记不清他的工作了，最后我看到了杰米的黄头发和宽肩膀，他正背对着我。他为我做的真是太棒了。

接下去的三分钟似乎永无止境，最后他们终于散开了，里卡多回到我身边。他伸出手。“欢迎你加盟。”他咧嘴笑着说。

我迟疑片刻。要不要考虑考虑？我是否真想改变生活，把自己卖给伦敦金融界？

是选择年薪三万英镑，也许更多；还是选择一无所有？

我想起了一星期前建屋互助会^① K. R. 诺里斯先生寄来的信。

① 建屋互助会，接受会员存款并贷款给拟建屋或购屋的会员的这样一种组织。